

## 谈情说爱

第三只眼

## 不要让我牵不到你的手

□阿简

跟潘结婚的时候,蕙已经30岁了。因为围着她转的毛头小子没有一个能入眼,也因为不屑于夫妻间朝朝暮暮的耳鬓厮磨,她一直想找一个“离得远一点”的恋人——距离可以产生美,而分别后的小聚,又会让爱情保持一分新意。所以她一直计划着,要找一个工作在外地、平时依靠鸿雁传情,只有在她需要的时候才适时地赶回来的丈夫。

这个计划其实没什么不好。对蕙这样有一点浪漫情怀的文艺青年来说,很正常。

问题是她最终把这个计划落实到了潘的身上,而潘给人的整体印象,又跟她的风格反差太大——蕙整洁、优雅,浅浅的书卷气里有一点矫情,连一块手绢,也必须要叠出四个尖角来。而潘邋遢、粗野,看人的时候目光里还有一点猥亵,大而薄的嘴唇总是湿湿的,有什么没什么的总在轻轻蠕动,永远是一副垂涎三尺的样子。婚后,蕙带他

当我在痛苦或迷惘中沉沦的时候,不要让我牵不到你的手……

来我家小坐,他四仰八叉地歪在藤椅上吃花生,嘴角上挂着白沫子,着三不着两地说点不开眼的话。我跟蕙坐在一起聊天,他时常在并无包袱的章节里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,那笑声肆无忌惮,在宁静的房间里泼过来又泼回去,让人有一种没来由的气恼。

我相信和我一样对潘有异议的人,不在少数,而这些人,又未必能像我一样,忍住了不说——被多少人惦记着的蕙,嫁给了厂长的小舅子潘,这在有些女人的眼里,是值得妒忌的事情;而对于那些被蕙拒绝过的男人,潘“不能生孩子”之类,又不过是牙根痒痒时最解恨的笑料。于是,来自各个方向的风言风语一次次“无意间”传到蕙的耳朵里,而她的心,也在对潘日积月累的种种不满中,越来越冷。

对于像蕙这样动手能力不强的女子来说,一个人的居家生活,是有很多挑战的——吸顶灯忽然不亮了,水龙头汩汩漏水了,抽水

马桶堵住冲不下去了……越是潘不在家,这样恼人的麻烦就越是“四面埋伏”。老公身在外地,远水救不了近火;蕙一向不合群,遇到这样的突发事件,她唯一能够求助的,就是自己的初恋。那个因为一时负气分手的男人,已然褪去了少年气盛的青涩和任性,却还像以前那样“心灵手巧”,最难得的是招之即来、来之能战,轻车熟路地便将该修的修了,该换的换了——也包括蕙的寂寞和空虚。

于是每到潘回来的时候,总有人听见他们家里高高低低的吵架声。很快便有人发现,蕙原来是跟那个初恋“搅在了一起”。初恋的老婆带着儿子去捉奸,把蕙的衣服扔到院子里破口大骂,半大不小的兒子也围上去,拳一下、脚一下地打她。素来心高气傲的蕙,被打得披头散发,落荒而逃,而身后那一声声的叫骂,宣告她在这条街上的名声已经彻底臭了。

后来,蕙生下了一个儿子。那

孩子生得四方大脸、虎头虎脑,越长,那个初恋的痕迹就越清晰。静下来的时候,她时常看着这个孩子出神,想起跟他父亲在一起的日子,恍如隔世。

再后来,蕙调离了那个工厂,潘也被他姐夫从外地调回来了。可是没过两年,他就得了骨癌,到年后瘫在床上,吃喝拉撒全靠蕙服侍。蕙的洁癖这个时候忽然没有了,一颗心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,就连他弄脏的床单内裤,她清洗起来都格外用心。她一天天地守在潘的病床前,无怨无求、无悲无喜,直到把潘的后事办完,她才来到我家,先是呜呜咽咽地抽泣,之后便是洪水决堤一样号啕大哭。

看着蕙悲伤落寞的神情,我脑子里忽然闪过大学时期读过的一段文章:“请你给我一个距离,有距离才有吸引。但是,千万不要太远啊!当我在痛苦或迷惘中沉沦的时候,不要让我牵不到你的手……”



能知道梁洛施自己要求分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  
当然,比较广泛的说法是李泽楷方面出现了第三者,这第三者的名单有一大串,而且有男有女。对此,李泽楷也专门出来说了,“牵涉的第三者,全属我从未谋面的人士,内容均是凭空捏造”。并顺便告诉大家,30亿分手费的传闻,也纯属杜撰。

而香港命理师也出来了,说梁洛施啊,面相薄削,除非她日后变得圆润一点,让福气增加,否则她就只有财运可享,结婚是难了。

围观豪门,那是咱老百姓发自肺腑的爱好。谁让他有钱呢,谁让他过着咱想过的生活呢,谁让他平时总那么光鲜亮丽呢,现在他总算出点事了,咱当然想伸头探脑瞧一瞧,咋回事咋回事?咋说分就分了呢?

但是我总想,当看到咱在这里煞有介事地评头论足,李梁两家是哭是笑很难说,但上帝一定在发笑。因为,人家给咱提供的线索实在不多,里面还虚虚实实真真假假,你看到媒体先登了梁洛施与男人约会,之后梁洛施便发表分手声明,便以为其中必有隐情,但你怎么能知道这约会是

梁洛施的经纪人曾是香港某娱乐周刊的副总编,关于娱乐圈,关于媒体,关于舆论,人家那可是全盘掌握、纯熟应用的。而李泽楷身后智囊团的实力,就更不消说了。总之,真相永远在他们手里,他们之间,除了那三个宝贵的baby,有没有感情?有没有协议?有没有第三者?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。

我们的猜测,根本就是盲人摸象。摸到大象耳朵的盲人,觉得

大象像扇子,摸到象腿的认为大象像柱子,摸到尾巴的非说大象像绳子。而大象到底像什么,大象也没兴趣告诉你。

不过这也无妨,因为大多数人大概也并不纠结于那个真实答案,我们更在乎的,是在猜测和推理的过程中,获得无限乐趣。

□李月亮

好端端的,梁洛施忽然出来声明“我和李泽楷先生分手了”。虽然她强调“借此声明,望能结束外界对我休止的猜想、臆度”,但估计梁洛施自己也知道,本来外界的猜想还只是涓涓细流,此声明一出,小细流立即升级为大海啸,各种猜想臆度汹涌而来。

有人说,这个起因嘛,是因为梁洛施被传媒踢爆去年圣诞节与一名男士约会,引发李家不悦。这个说法,当即被经纪人否了。人家说了,照片是一年前拍的,照片中的男子是梁洛施的小学同学,与李泽楷也认识,去年的照片和今天的分手根本挨不上。

还有人说,李泽楷和梁洛施根本就是协议生子,属于打工关系,梁两年生三子,超额完成任务,李家论功行赏之后,自然要结束合同关系。但是经纪人立即又说,人家是真心相爱的,这么说是对梁洛施的侮辱。

简单一点的想法是,梁李都是单身,而梁洛施奋勇生下三个儿子,却依然无法敲开李家的豪门,梁失望之下,决定分手。对这个说法,经纪人倒没意见,但是咱用没进过水的大脑稍微一想,就

## 围城兵法

## 女人不“悍”,地位不稳

□宗瑜琼

跟好友叶子约在一家咖啡西餐厅。等待她的时候,听到邻桌两位妆容精致、服饰考究的中年女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男人的外遇。餐厅里人不多,她们的声音格外清晰:

“那天我无意中看了他的手机,才发现他和一个女的来往很久了。”

“那女的是做什么的?”

“做保险的。他说她为了拉保险经常找他,时间长了就出问题了。”

“你和他闹了吗?”

“还用说吗,当时我就把他的手机扔到了窗外,还摔了他的笔记本电脑,那里面竟然还存了他们的照片!”

“你不怕他提离婚?”

“放心吧,他不敢较真,他的钱和把柄都在我手里呢,除非他想和自己过不去!”

女人的话里带着狠劲,听得我

不禁有些吃惊,一点没有注意到叶子的出现。叶子不解地问我怎么了,我朝那两个女人努努嘴,把“偷听”到的内容告诉了她。她不以为意地笑了:“这有什么,很正常吧。”

原来,柔弱斯文的叶子也曾经做过一回“悍妇”。新婚才十几天时,在老公的电脑里,她发现了他不久前与一个女网友的聊天记录。口口声声说最爱她的男人,背着她在外面什么事都做了。

那次她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,怒不可遏地掴了老公两个耳光。

我几乎不相信性格温和的叶子会如此强悍。我眼中的她是那种见了蚂蚁都要绕道而行的小女人。也许在受到感情的伤害时,谁都会失去理智吧?

她说:“也不尽然。虽然是他背叛了我,但受伤害只是一方面,我之所以表现强悍,是想提醒他:感情不是儿戏,不能随心所欲。”

狠狠的两个耳光,不仅让叶子

找回了平衡,也让她老公摆正了自己的位置——从此他脑海里时时处处浮现着伴侣的威严。

有人说,在感情战争里,男人像一匹野马,女人若不强悍一点,必定被野马远远抛在脑后。想想看,精明强干如希拉里、米歇尔这样的女人,还会遭遇老公与身边美女暗生情愫,何况寻常女子?倒不如在男人变坏之前先“狠”起来,让他放弃非分之想。

记得多年前王菲和窦唯分手时,我还在大学读书。那时宿舍里一群姐妹是颇为王菲抱不平的。这样一个天后级的女人,肯下嫁给那个地位声望远不如她的男人,又甘心跟他过最琐碎寻常的市井生活,那个男人却还背弃了她。当我们以为菲姐理应拿出平时那么冷静强硬的作风,好好讨伐这个负心人时,想不到她却带女儿黯然远赴香港,还分给对方巨额财产。

当时一位女同学的发言尤其让我记忆深刻,她一边专心致志地修指甲一边脱口而出:“这种负心男人,要是我的话,得把他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剪下来泡酒喝!”我们这些胆小的女生听了,像看惊悚片一样满身冷汗。

后来,这名性格刚烈的女同学和寻常人一样按部就班地工作、恋爱、结婚了。唯一不同寻常的是,她和老公签了婚前协议,其中有一条:如果对方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,不但要无条件地净身出户,还要支付给另一方精神损失费。她就是要从婚姻伊始,就表明自己的强硬态度。

难怪有位作家在畅销书中谆谆告诫:女人不狠,地位不稳。如今这个年代,爱情早已不相信眼泪。女人唯有强悍一点,才能让男人远离诱惑。当然,“悍”也要有风度,不能轻易失掉优雅的身段——无论如何,这是我们的底线。

## 文艺青年的恋爱

□陈保才

现在比较流行一个词——文艺青年。文艺青年一般都谈很多很多的恋爱,不过,文艺青年的恋爱有个规则,就是他们很少跟圈内人谈。

文艺青年之间互谈不是更好吗?近水楼台先得爱,心有灵犀不点自通,被文艺的红线牵着,你借我一本书,我还你一张碟,假借文艺之名,行恋爱之实,既合情合理,又经济省事,真是不错的选择。

不过,无论古今,更不管中外,文艺青年之间,很少有正规意义上的恋爱,这是因为,文艺青年之间容易产生轻蔑和厌恶。

《绯闻女孩》里的丹和瓦内萨都是文艺青年,两人都热爱编剧,经常一起讨论问题,一起学习,这样当然能让两人都提高,但问题比较多。就像瓦内萨说的,两个人都想获得一些支持和机会,比如,申请编剧学院的名额,两个人之间就有竞争。文艺青年大都有很强的自我和个性,有远大的抱负,视实现自我价值为最大追求,这就导致文艺青年很难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的机会。所以,可能中国人觉得他们爱得不够深、不肯为对方牺牲,但在欧美一向倡导个人价值,这种做法很正常。

此外文艺青年还有一个大问题,就是彼此相轻。文人相轻并不只在中国,即使90后的美国文艺青年也会有相轻。就算不相轻,互不服气也会让人尴尬。丹曾经和瓦内萨达成共识,彼此给对方的剧本提修改意见。但当对方真的指出了自己的剧本不足之处时,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得很失落。这是因为,他们一方面要忠于对方、对对方负责,所以说出了实情,但另一方面恋情又让他们觉得应该彼此欣赏和赞美。诚实与情理发生了冲突,有些尴尬当然是可想而知的。

去年自杀的韩星朴龙河演过一部电视剧,青年导演和剧作家一起合作,彼此就产生了很多冲突。虽然两人彼此互有好感,但各人都有自己的顽固主张,而且,一般都很难被说服。虽然作为电视剧这样倒挺好看的,但要现实中的两个人如此较真纠结,还真的让人应付不过来。

我哥们儿遇到的一件事更搞笑,他曾跟一个文学女青年来往过十几天,但某天文学女青年看了他的文章后说“想不到你还真有几把刷子”,哥们儿这才明白,原来之前文艺女青年一直对他的功底表示怀疑。

有人说,文艺人士互相结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,那就是无法产生崇敬,一般很容易崇拜。《围城》里的大学教授们,统统都找了不懂文艺的女人,就是为了让对方崇拜自己。

而我们身边的文艺青年,无论男女,他们在江湖厮混的时候,倒都是跟同好逍遥,可是,要让他们结婚,他们基本都找圈外人。

当然,同为文艺青年而结合的人也有,但这样的人非常少,而且,要想生活得幸福,那得有一个很多人不具备的条件,即,心胸开阔,真心希望对方有大成就,真心爱对方的才华和人品,不会因为对方成功自己不成功而嫉妒。只有做到这一点,文艺青年才能靠谱恋爱!